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抱朴子外篇

三

譏惑 接䟽 尚博 守壻 博喻

刺驕 釣世 漢過 安貧

百里 省煩 吳失 仁明

新錢葛稚川外篇卷之三

志菴盧舜治

評校

慎懋官

閱

譏惑卷第二十六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
宗或有知言焉于攬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蚺
螳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
不廁貴性厥初遂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
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樑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
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聲折拱則抱

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立對之容、至於三千、蓋儉溢之隄防、人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隋慢以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靡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覲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銳冠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稿之嗤、秦散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園、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抵之攸、召哉、矧乎安

之下一有脆字
嗤一作強

通觸情、喪亂日久、風頽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容成、近人值政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紊猶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好事者、朝夕放効、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實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

乎一作孚
有一作用

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乎。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

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韙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宿藥。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才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病在衰老。於禮唯應褰床在。

或一作子

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免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遠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刺驕卷第二十七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

者疾一作診字

優一作優

亡

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辯免於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疾也存示之機於是乎在輕重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歛迹優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晏密集管弦嘈雜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

絕
不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畜夫爲春蠶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倫倫邁世事動

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憤夫非漢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螭螭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承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

跨一作跣

補上一有相字

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
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
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社之
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跨蹕
自病得失財不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
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况不及之遠者而
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
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卧於道側姿顏妖麗蘭
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

鄙一作惡

隣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間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
人皆憎其貌而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
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
量之類也帝者猶加弟子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
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
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
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
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
喜聞過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

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羗胡猶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其微，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修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群，後知奔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通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闢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爲庸歎者，其或

遁跡一作流遁

尔

期一作斯

能一作聽

剗一作剗

我然守正，確耳不移，不達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期以不同於已者，便共仇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耳邪？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枘，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哺糟掘泥，剗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損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

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
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
以索鑿枘倣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
之漢末諸無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道檢
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
讒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
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謂通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
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
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論劇於寇賊

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之孫
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
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彼或以涇清之資或
佻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
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
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
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
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足以相引也
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之恣而不妨其

元者字

赫奕矣。此速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之附者已爲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携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講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囑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譏。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之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百里卷第二十八

誅一作調

人一作財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憂。煩劇所重。其唯百里。重役以是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人。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囑託。而凡品以無能見叙。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

能用此等亦時有快者不爲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循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眇矣庸徯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元指氣足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群盜矣夫百尋之室撓於分寸之颺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深張乎而秉斤兩

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已選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閹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滌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搜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湎者矣或有圍碁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

搜一作瘦

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寇賊，釁咎發聞，寘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以追風？以壞龍當雲雨，安能輝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盼，不令跛蹇廁騏驎，冒昧苟得，聞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鴛繭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丕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接疏卷第二十九

蘭一作蘭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蔭未移，而金蘭之情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驚雲也。若以沉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密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畧，細不忤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棄璧，披毛索鱗哉？

鈞世卷第三十

此上一本有以此
易見四字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
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
螳堙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
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
答曰夫論管冗者不可問以九疇之無外習拘闕者
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
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
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

冗

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
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
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
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
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
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
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
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創以詐刻加價弊
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

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當。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熬之盛膳。喻秋之嘉味也。今與古詩書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

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收盧鈐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於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蜀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簑衣輜輶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

我一作議

言也。若入談語，故謂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易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省煩卷第三十一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理爲貴，但當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

理一作礼

一無跪字

重跪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又安？四方無事，好古

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悞，不得其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文

武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
以爲喪亂既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今作古可命
精學治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居愚者使刪定三禮
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
遊說辭異而理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
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沉隱復有凝滯其言凶器用
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
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
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

誅一作損

案一本大字本文

案

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
蒞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伏誅讓之
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叙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易
用今五禮混擾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
相貫涉曲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
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岐路之
衢愁勞群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年竟
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祈憔悴決角修
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未央

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刪
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
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
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
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壞推車遲於去巢居也然
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
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
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壞善何必當乘船以登
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平若
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新埋衣裳不宜改
裸袒矣

尚博卷第三十二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
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
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於歸德雖難於舉趾而
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未操綱領而得致
焉古人歎息於寸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
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

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
猶見撰錄亞次曲語百家之言與經一揆譬操水者
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炙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
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放
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後土召環雉於大
荒之外安園堵於函夏之內近彌禍亂之階遠垂長
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驛騷之迹
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
桎梏淺溢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竒賤異謂爲不急

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鉛銖
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羣色會
而哀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
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駸拙
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
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
曰著述雖繁適可以品辭耀藻無補於得失未若德
行不言不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
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

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無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畧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

流至到之修短蘊籍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耀熠不足以及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明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

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鸞準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韓。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參。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余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悉悉減也。或有狂瀦立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蓋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闕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盼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螳怪其無階。而高致驚蹇。患其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

甚淺揣甚深雖始自暑亂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懷力切敬候也誠以爲爾未必爲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者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擬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

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立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滅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勦立者諒有以而然乎

漢過卷第三十三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前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闔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人害意蹲踏背憎卽聾從昧同惡成群汲引姦

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銷銖之薄物施振
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
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眾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
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
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所庸莫戒臧文竊位
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遊
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巢成羣而不
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已此樊姬所以掩口
馮唐所以永慨也于時率皆素食偷容掩德蔽賢忌

抑一作危

狼

有功而抑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謹而陷之惡特立
而擯之柔媚者愛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
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剪椒桂於是傲兀不檢尤
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螫挾毒者謂
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
利口小辨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粹突萍蘖驕
矜輕悅者謂之巍峩瑰傑嗜酒好色鬪茸無疑者謂
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
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

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妍凌上侮慢者謂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憑倚權豪推貨履經者謂之知變之奇懶看文書望空下名者謂之業之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之知來之妙盤馬弄山角切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元舍難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

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

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巍然不羣風雖疾而枝不

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

端誠杜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閭昧徒若風興夜寐退

食自公憂勞損益卑力爲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

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賤者奮飛以

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肯吐其秘筭勇者

不爲致其果毅忠謇難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

遏也僞塗闊而不可杜也乃臻乎凌上替下盜賊多

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謂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嗷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煙起於蕭牆而飈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航於一葦勁銳望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扃闥左袵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爲狐兔之藪象位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煙燼於委灰生民焦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吳失卷第三十四

真十二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如前失之於彼不能改弦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枳首之爭莠而忘同身之禍笑躡風之宴安不覺事異而患等見競濟之舟汎而不知殊塗而均溺也余生於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克序紀綱馳柰吞舟多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强者爲右匪富匪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才有力

弛

繼一作維

守汙泥滓一作
濁於泥滓

迅於一作啞與

者蹊青雲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
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
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鸞鳳卷六翮於叢
棘鵠首滯潢汙而不擢矣秉繼之佐牧民之吏非母
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
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已則守汙泥滓以毀譽
爲蠶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羣
鳥爰止叱迅於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郡
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檢

待一作候

僮僕成軍閉門爲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
餐濯裘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
警實有安昌董鄧之汙雖造賓不沐嘉旨之待饑士
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
谷萬庾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
珍陷於帑藏其接士也無段季之薄其自奉也有盡
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
几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享
儒官之祿不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

一無遽字

司一作叨

簡而愛駁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節益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忝司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則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爲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柰何、而欲與之緝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赤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紕舛徇而責盧鵲之効、

鷄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

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曠、弩亡

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

於綺燦、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

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

弘理、益輕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

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山、不營祿利、不友諸侯、

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

其門生曰、歎必寢耀、黃精載起、續樞紐於大薇、廻紫

歎一作漢

共一作貢

量上一有袁

疆一作郊

蓋於鶚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
洽於宇內重譯接武共格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
承平字文因循甚易而五弦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
恭已之道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虬蟠
而不躍騶虞翳於冥昧朱華芽而不秀陰陽相沴寒
燠繆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鞠磕於龍潛之月
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土燭不照沉醴不涌疆場多
壘嘉生不遂豈其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愷不舉用者
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槩量被褐懷玉守淨志無欲

磧

城一作域

於物藏器淵渚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
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
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肯銜沽以進趨揭其不
貲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
楊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皂白
混焉時乏管青騏蹇採焉磧礫積於金匱瑾瑜委乎
溝洫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
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爲晉城南民之變成
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興觀抱朴子聞之曰二君

愛一作受

之言可爲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纖芥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愛譏於過秦乎

守堵卷第三十五

抱朴子曰余友人^{於上一有在字}有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堵土以茸草銳精藝之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饑色在顏或人難曰夫知禮於廩實博施由乎貨豐高出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

生一作治

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生仕必伯王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牟秬之千倉積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遊畋入侯服而王食而先生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滔天凌丘陸無含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稗糲曠於圖廩薪爨廢於庖厨怡爾執待免之志坦然無去就之謨吾恐首陽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爲子寒心子何宴然而弗憂也夫覩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

衍

而不移衆庶之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失迷者易性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惑焉不識所謂夫袞冕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饑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行於四郊躬田畯之良業捨六藝之迂濶收萬箱以賑乏乎潛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不可責之以別丹青井鼃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可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墻之巨拙何異拾瑣沙而損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不可以一槩核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濟閭閻

捐

邑一作巴

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者豈暇逍遙於潢滂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邑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享方丈者茶蓼之味不能甘其口鵠鵬戾赤霄以高翔鵲鴒傲蓬林以鼓翼滂陸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魴汎濫以暴鱗靈虬忽用乎不測行業垂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之不充而足於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

武也情孜孜以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岐路有爲者莫能並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堦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奢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也故君子欲正其未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麥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璜表營

北

丘之柞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惰懶而察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豐沃處茲邦之福埒舍安昌之膏腴取比郭之無欲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群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魚饜深則逢患方將墜九典之蕪歲播六德之嘉穀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耘爲務哉昔被衣以棄財止盜庾氏以推壁厲貪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堦以彌可欲之憂牛缺

以載珍致寇陶穀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
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噓首俛而不能仰
慨而嗟乎始吾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下
汨
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涓日子以臭籬之甘呼鴛鳳擗
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安貧卷第三十六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坼裂三家鼎
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
休未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羣時人憚焉

未一作來

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沉鬱衡
華齒漸桑榆而常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
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
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食屢空朝不謀夕於
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
滯於窮賤懷倚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饑寒達者貴乎
知變智者驗乎不貴故范生出則戒吳伯越爲命世
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
五富詩美可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鱸鮓來懸賞厚

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
席屣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
囹圄之困也故下卿儉而獲悔咎之辱漂嫗豐而蒙
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奇畧專銳思乎六經忽絕
糧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干祿羞銜沾以
要榮冀西伯之方畧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之菜色
邈全神而遺行何異圖畫騏驎以代徒行之勞遙指
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緡於
修木之末雖自以爲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無身

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象恭
滔天猾夏放命驚蹇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而交爭
當途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皇道而
治五霸之術碩生棄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篚實者
進於草萊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金門而
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仇而委泥濘費幣濃者瓦石
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棄林坰黨援多者偕驚飈以
凌雲交結狹者侶跛鱉以沉泳夫凡泥不能遏彭蠡
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遁之失正今先生入無僭

石之儲出無束修之調徒含章如鳳龍被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計疏之可吊奚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瑰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廸焦烈之遐武縻好爵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爲名乃黃老之所嗤也樂天先生答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摘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

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確爾而弗革也曷肯憂貧而與

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知商販可

以崇實耕耘可以免饑不識逐麋者不顧兔道遠者

不到遲也且夫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奇也萬鈞之

爲重衝飈不能移蕭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

侯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杪騁蘭筋以

陟六方者不爭途乎蹇驢之羣大孝必畏辱親之險

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才故唐虞捐

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知士聞利則慮害而吾

不一作其

壁

下於一作以
鼓一作子督二
字

子訊僕以汎舟孜孜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
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膚髮之明
戒尋乾沒於難冀若乃焚輪傾岩木拔石飛陽侯山
時洪濤崔巍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泣而罔建乃
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
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枉死
於懷璧豐狐召災於美皮今吾瞽余以誨盜之業敦
余以召賊之策進酖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夫士
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肄爲鍾鼓百家爲笙
簞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
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
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
傾過載者沉其舟慾勝者殺其生益下士所用心上
德所不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編
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仁明卷第三十七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具所見乃以諮
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

有仁而並明一作
有明而兼仁

抱朴子

卷之三

三

夕

有仁而兼明、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亦邈乎、夫
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
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
蹤也、蜎飛蠕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
著於啁噍、上竹交切 子笑切 噍然赴阬井而無猜、入罽羅而無
覺、有仁無明、故顯並趨禍而憂失、熾潛景以易組圭、
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伐毒烈、制衣裳以改裸
飾、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振
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

差等一作思筭

所一作暇

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為、非偏人之所能辨也、夫心不
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
料盛衰於未兆、採機事於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
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虫、雖見犯而不
校、覩穀棘而改牲、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否則
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人之行、可力為、而至鑒
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
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偽真、神亂朱紫、差等不分、
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所立以濟物

抱朴子

卷之三

三

卜

應天上有湯武
逆取順守誠不仁
也十字

一本明字缺

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涕泣以戒親石碯非無
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
爲純臣以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
明不可無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
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
禍也門人曰仲尼嘆明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
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
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
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

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答曰古
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
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
方欲抑頓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
耶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爲
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
生久視之道乎且吾以爲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
切理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
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

一本无以字

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以承順而
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
明天子，令聞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
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及也。
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
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
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嘆上士，則曰明目四達。其說
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
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

夫一作晏嬰三字

斯則人人可爲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
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
有仁。必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
不殺晏嬰，夫杼爲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
猶能有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仁之道，曰仁與義。然
則人莫大於仁也。抱朴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爲仁
在於行，行可立爲，而明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
訓故也。

於一作典

立一作力

於一作入于二字

博喻卷第三十八

抱朴子

卷之三

美

外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竦秀凌霄，必起於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勲，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絃，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畧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閬風玄圃，不借高於丘垤；懸黎結綵，不假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羣而幽蕙之芬駭，峻槩獨立而衆禽之嚮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是以君子恭已，不恤乎莫知；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抱朴子曰：衝飈傾山而不能効力於秋毫，火鑠金石而不能耀烈於汜涇。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爲難，重身者不以近欲

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鳧鷖不知鴻鵠之
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
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
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筭無殊並任則騶騏與鴛駘
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簋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
晚而到早是以鷦鷯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雛徐起

顧眄而嘆蒼昊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
萑蕙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桎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
困辱而著入秦之勲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
異而結生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艷容商臣小
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則凌遲者愧恨羸弱異科則扛
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悵懷以疾其趨武

安功高而范雎飾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雕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豐見微而夷戮於言直

吹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柱而激哀嚮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卨不能康賤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杭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捨義雖期顧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榮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水炭之殊躁靜有飛沉之異是以墨翟以重繭怡顏北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弭垂

榮一作苦

北一作箕

是以聲同則傾益而若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舩艦鵠首涉川之良器也擢之以北狄則沉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險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猶犯過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廁貴牲蛩之負蹙雖寄命而不得爲仁義

漏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以遺冷重鑪以却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渴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水碗之盛沸湯葭莖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爲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爲聾夫設高唱遠和不爲庸愚止忘身致果不爲薄德作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竭矣而役不休

欲怨難而不生親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服刻目以廣明剗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剗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踝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鞬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筭不出恒民之懷觀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觀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鬱無補栢木之凄列膏壤帶郭無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綈紈綺此之自出于倉萬箱於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推源之緒得之未朕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爲絕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
冑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
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
也

受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愛褻於鷄鶩龍鱗雜
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邈世
之操卜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

抱朴子曰浚井不濞則泥滓滋積嘉穀不耘則蕪莠
彌漫學而不思則疑閎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櫃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
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習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
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
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朱漆致
飾錯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
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邈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翳蒼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群

競赴德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卽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吕梁凌
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秋毫於
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
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聞則羲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潦
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則奇
士叩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
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
貶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蓊藹
蒿麥冬生無解罽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滅
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
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尠並全支離其德
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鸞禽以奮擊
拘知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
玩冶鑠蘭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

抱朴子

卷之三

虬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
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鷺鳥
爲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遏謗者盈路子
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艷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噓不
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矜風格以示異體邈俗
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麟趾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

趾作止

是以俊乂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作威而忠貞者

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嫱

騏迅非徒驊騮驪驥立斷未獨沉閭干將是以能立

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骨枯之仁者不必

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

澄聽於下風焉鴟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毫之損而

莫不掩耳而注謫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

謫一作謫

骨一作理疑理

毫

抱朴子

卷之三

昌

小

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
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無源之
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
於冰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跼
形而不威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
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鶴
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罽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

惕何必啗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
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
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群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
若夫聆繁會之嚮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
枉英遠之才而詒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
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
妬勝已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放狐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鷲駁危苦於嶮峻之端不樂拂守之役吉

光饑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易鹿臺之富、子廉不以困匱、買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爲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爲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玄燦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隆、四士授、而佐命之勲著、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驚、驚無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臯繇暗、而與辯者同功、

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屬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攄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碁、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徽絃、而過耳解鄭雅者也、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

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勲、必有絕倫之器、定傾之筭、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螭螭之巢、無棄風之羽、溝澮之中、無膏朗之琦、

生一作禾

抱朴子曰、衝飈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以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車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以召禍、鼎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爲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

棲竄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

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雞鶩之禍、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

是以雞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曆數、鶴識夜半、不能

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

螭知潛水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

兵以侵鄰、猶鈔禾以計蝗虫、伐木以殺蠹蝸、食毒以

中蚤虱、徹舍以逐雀鼠、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淺則流竭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鈎沉罾舉罝抑而有獲同功樹勲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質美者召灾是以南禽殲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憤集

抱朴子曰商風霄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值價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枝連抱者不候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章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莠不

斤
限於斤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災惑殷朝有外奔之昵屬四環至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門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飭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貫甲纓胄非廟堂之飾垂紳振珮不可以揮刃爭兵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羣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蠶織爲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

仲

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斷之材、咎繇面如蒙、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儒董鄧、猶錦紉之褻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暑鬱陰隆、不能消雪山之凍、颶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

沉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璣璣以摘景、沉閭孟勞、須楚砥以歛鋒、騶驂待王孫而致遠、令箕俟隱括而成德、抱朴子曰、棲鸞戢鸞、雖饑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雖幽饑而不樂蒨秣、於濯龍之廐、是以掇蜩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宋墨楚中以載馳存國、干木胡明、以無爲折衝。

叟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牯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羣以害生虞卿指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臆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冶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閭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疾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虫鳥之食微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峻美不害凌山之流樹塞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摯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

徵字一本缺

美一作山
樹塞一作奢僭

龍鱗還建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傾生
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

失

抱朴子曰兩絳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朱林而
居檻則獫狁與獬豸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
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
里之迹於繫維之駿責匠世之勲於劇碎之賢謂之
不惑吾不信也

劇一作處

北

抱朴子曰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
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比鄙者吾知其不能格
靈祇而儀翔鳳矣含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
叙彝倫而臻升平矣

惟一作怡

已上一有三字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惛悒於窮否審乎
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縈抑淵滯則遺愠
悶之心振輝宸展而無得意之色三仕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
適偶榮辱不可以才量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
以知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
蕭公者斗筭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亡隸常其行龍姿

於虺蜥之中卷鳳超乎斥鷃之羣則彼龍后謂爲其論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爲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爲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馬羈繼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已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螢燭者不煩滄海扛鼎者不事烏獲運薪輦鹽不宜枉騏驎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溝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並表微之景長才不能別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謠鼃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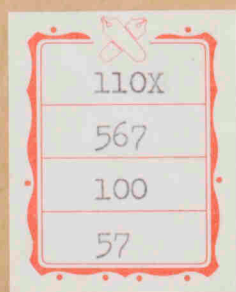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其美語大則

尼上缺不有
仲字

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
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勲以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巍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
澠濊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
宣 尼汎愛而與進

葛稚川外篇卷之三

終



110X

567

100

57